

主编 贾德江

当代名家

写意花鸟

画库

DANGDAI MINGJIA

XIEYI HUANIAO

HUAKU 第1辑

易图境

李醒韬

刘文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当代名家写
意花鸟画库

1

易图境 · 李醒韬 · 刘文生

目 录

易图境作品 3/20

当随时代的易图境 高 鸿 /4
清香 /4
山区多此景 /4
幽谷传香 /4
彩荷系列 /5
和平 /6
喜日 /6
藕塘之恋 /7
清香满乾坤 /8
小园一角 /8
荷之魂 /9
秋艳 /9
阳光 /10
歌唱这美丽的早晨 /12
露气 /13
墨荷 /13
喜日 /14
秋艳 /14
朝晖 /15
江南景色 /16
鸟语花香 /16
月下美人 /17
麻雀的天堂 /17
一个神奇的早晨 /18
荷塘晨曲 /19
熏风 /20
野趣 /20

李醒韬作品 21/38

大气·浑厚·华滋
——李醒韬写意花鸟画读 张广佳 /22
帘外残红春已透 /23
雨声秋梦里 /23
醉秋图 /24
潇潇暮雨洒江天 /24
朦胧淡月云来去 /25
醒时诗酒醉时歌 /25
秋日凤果相映红 /26
暗随流水到天涯 /26
红橘枝头春意闹 /27
北疆葵花争春笑 /27
南国九月古榴香 /28
梅花惊作黄昏雪 /28
红云十里波千顷 /29
残蝉噪晚 /29
清香图 /30
正是秋浓酒艳时 /30
花底离愁三月雨 /31
落花已作风前舞 /31
一江春水淡寒烟 /32
浓艳一枝 芳意千重 /32
事事如意图 /33
清秋风露 /33
芙蓉雨叶秋 /34
秋硕图 /34
春日临风醉 /35
卷絮风头寒欲尽 /35
红树花迎晓露开 /36
报丰图 /36
春风自在扬花 /37
春华秋实 /37
天涯何处无芳草 /38
满树枇杷满树金 /38

刘文生作品 39/56

写意的抽象性 刘文生 /40
秋凉 /40
天地间 /40
白梅 /40
红叶 /41
红梅 /42
天地间 /43
水韵 /43
红梅 /44
秋凉图 /45
空间 /45
萱草 /46
天地间 /46
浓雾的早晨 /47
紫藤 /48
荷 /49
野葡萄 /49
野葡萄 /50
逝 /50
白梅 /51
天地间 /52
草蒲 /53
荷 /53
莲 /54
天地间 /54
顺其自然 /55
元旦 /55
野葡萄 /56

封面画 / 易图境·荷韵 (局部)
李醒韬·春日临风醉 (局部)
刘文生·菊花
封二画 / 李醒韬·春华秋实
封三画 / 刘文生·梅花 (局部)
封底画 / 易图境·秋艳



易图境艺术简历

■ 字森庭，湖南洪江市人，1922年5月出生，著名花鸟画家。现为怀化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湘潭师范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航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南书画研究院特聘画师，湖南九歌书画研究会会长。

■ 从事国画研究创作60多年，写意花鸟画笔墨厚重，质朴自然，情趣万千。在近两年的创作中，大胆尝试用浓重的色彩表现对象，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创造了崇高壮美的焦墨重彩画风。

■ 先后在长沙、湘潭、深圳、珠海、郑州、江苏省美术馆、南京中山陵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当代名家黄永玉、汤文选、李世南、陈白一、钟增亚诸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大展并选送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不少作品被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以及中外名人收藏，其艺术传略载入《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当代画家大辞典》、《中国新闻人物》等专业辞典。

当随时代的易图境

◆ 高 鸿



◎ 清香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 山区多此景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 幽谷传香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王国维先生尝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近日每每品味王国维先生这句话，眼前总是“放映”着易图境先生的画作；而思绪也总是联想到我在南京与易老会晤时易老再三阐述的“四个当随”，即：一、笔墨当随时代；二、色彩当随时代；三、构图当随时代；四、意境当随时代。

说真话，我这个人很少会为某个名人的某句“名言”所感动。“笔墨当随时代”由石涛上人第一次说出，近三百年来几乎成了书画家的口头禅。但，真正能践行这一惊世“呐喊”者，却寥若晨星。概念上“传统”的羁绊和对“传统”的狭隘认识，“当随时代”的审美理念和创作追求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滞留在对“历史丰碑”的勾金填彩。19世纪末至20世纪，真正称得上继往开来的出新意者屈指可数，如：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陆俨少、李苦禅、潘天寿、李可染等。尽管20世纪下半叶到今天的画坛，“大师”一词运用率无异于刚刚改革开放时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的头衔满天飞，相当数量漂浮在水面上“大师”们给人们的概念其实质性涵义也就成了一些“注册资金”数千万而实际周转资金不过数千元的皮包公司。

究其原因，承传派和革新派的无序“交火”，“死寂”与“怪诞”、“学究”和“无知”以及“矫揉装束之态”充斥着画坛；再加之，一些本来就不多的大师们相继故去，整个画坛的格局几类山中无老虎；而充斥媒体的艺评，更多的则是“商品广告”的变异。凡此这些，活跃或一统画坛的无不以急功近利者为多，当今中国画艺术路在何方，也就成了人们为之忧虑的问题所在。

搞艺术，不是搞其他学科。因为它没有量化的指标，它的繁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记得前些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模拟其他经济领域的模式推出了“中国书法十年发展纲要”，从这几年的“实施”情况来看，收效是甚微的，甚至因“实施”而凸现出来的不切合实际愈发明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发展史的脉络来看，最后能够更张易帜的书画家几乎无一人是因某个“发展纲要”的作用而有所作为的。

我在拙稿《文徵明绘画艺术论及〈仙山村舍图〉考辨》（《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8日）一文中曾有这样一说：“风格是时代的标志，也是画家在时风的作用下个性、学识、修养、功力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流露是极具排他性的。就诸多艺术创作而言，绘画创作这一职业特性是最典型化的个体行为。”究其实质，画法当以意匠经营为主，然必气韵生动为妙，意匠易及而气韵别有三昧。笔墨三昧是什么？是修养，诚如先贤所谓“文章胸次有江山”。

如果说超越的话，它只可能是极个别少数默默以求的天才的行为，真正精深微妙的中国画领地对于绝大多数的操觚者来说是不敞开的。终究艺术家的头衔与“董事长”、“总经理”的概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就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夜之间可以诞生一个亿万富翁，但数十年难以成就一位货真价实的艺术家。”

易图境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在精深微妙的中国画领地默默耕耘且有大有



© 彩荷系列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成的艺术家，甚至不妨说是21世纪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坛最有广度、最有深度的开拓型表现主义的大师。

我这个人也很少会为当代书画作品所感动，这大概是因为我长期从事书画鉴定“营养过剩”的缘故。可当我第一次看到易图境先生的作品时，可以说是有一种击案叫绝的冲动——齐白石之后又一家！

此后，我常对圈内同道说“湖南湘西这地方真神奇，不出人便罢，一出人就是

光芒四射！”那位鬼才黄永玉还在那鬼使神差时，这位画坛霸才易图境就接踵而至了，真让人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

我曾经将品读沈从文的文、黄永玉的画，比喻为品尝湘辣火锅，味醇而富刺激。而面对易图境老人的画作，似乎是在畅饮一大碗浓烈的烧酒，待入口那瞬间的苦涩消逝过后，就剩下绕口的醇香了，甚至还约略有那么一点似是而非的人头马的味道。

尤其是在不是嘲笑“守旧”，就是讥

讽“创新”的今天，易老画作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那就是绘画的最终目的不是考虑如何去创新，而应该是考虑如何去画好。因为，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过易老如何“鼓吹”创新和“抨击”守旧；再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曾经为“创新”竭尽全力鼓与吹的人拿出一件可以谓之既新且好的大作出现。

如果说黄永玉是画坛怪杰，那么易图境似乎就可以称之为大写意花鸟画画坛霸才了。大写意花鸟画自明代陈白阳、



◎ 和平 2006年 纸本 68cm × 46cm



◎ 喜日 2006年 纸本 68cm × 45cm

徐青藤，清代朱耷及至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可谓由发轫到成熟、到极致，似乎已经到了“疑无路”的境地，记得有人曾忧心忡忡地说过，吴、齐是大写意花鸟画殿堂里最后一缕“香火”，在相当程度上，后来之人希冀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再有所作为，几乎成了一种奢望和妄念。尽管我们也曾经为稍后的李苦禅、潘天寿先生的大写意花鸟画所感动，但终因潘天寿先生的“一味霸悍”且又因在构图上过分刻意经营及创造时如有不满意处做挖补处理，表象上的“霸悍”却导致内在的意蕴失去了大写意花鸟画必需的，率真而使得“回味”多有别扭之感。再稍后的海上朱屺瞻企图有所突破，然依旧囿于“文人画”的固态程式的羁绊，虽老笔纷披，却远离生活，究未打开大写意花鸟画的崭新格局。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困境中萌生的则是吴冠中先生的“笔墨等于零”的出台，吴先生的这一提法理应是无可厚非的，绘画艺术的最终目的是表现——表现自然万象和自然万象对画家的启发、感受以及画家对自然万象的认识、理解，这是形而上的。笔墨只是一个载体，是微观的技法，技法是形而下的，它，不是形而上的艺术理念，高明的艺术家不会为技法所役。所谓天人合一，是一种境界。就像传统不仅仅是笔墨一样，传统最核心的问题是生活。过分地纠缠“笔墨”，疑惑是潘天寿、朱屺瞻等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举步维艰，自始至终没能摆脱对单一的传统文人大写意花鸟画形式（构图、笔墨）的“勾金填彩”，在前人开采过的“矿井”里其乐无穷，以致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同时置他们本身的资源宝库而不顾。质言之，潘、朱诸贤，成功在于对微观笔墨的过分考究，失败也是对微观笔墨的过分考究。

大写意文人花鸟画自扬州八怪始，便开始了逐渐散失了唐宋元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走上了以形而下为最高追求目标的概念化、程式化的“笔墨游戏”之路，及至吴昌硕以书法金石之气掺入，在丰富了大写意花鸟画笔墨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削弱了生活提炼以及思想、意境的表述。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吴昌硕是传统文人大写意花鸟画概念化、程式化的极致的现象，“最后一缕‘香火’”不能说不是“灰飞烟灭”了。

柳暗花明，自古以来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法则，那就是，任何艺术形式是不可能有无尽头的。“有尽头”的只是那些只知道口头上“与时俱进”而在实践上却不能坚持不懈的人的想法。易图境老人的写意花鸟画之所以在今天能够独领风骚，成为继齐白石之后又一称霸画坛的巨匠，是因为易图境老人的如椽大笔践行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要言之，“与时俱进”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呐喊，而是从来不曾脱离过“继往开来”。读易老之作，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齐白石，“他既不深谙东方美学，又不深谙西方美学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天生的画料。”（大意）这话虽说有点过，但是却是一句实在的话。齐白石给我们备上的一桌大餐，其配料并不是那么丰富多彩，最多也就是“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对那些动辄“宋元”者，在齐白石老人的眼里当属不屑一顾之流。齐白石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大



◎ 藕塘之恋 2006年 纸本 68cm × 68cm

厨”，就那么三家的“原材料”，经他朴实的那么几下“煎、烹、炸、炒”，竟不同凡响的做出了几道家常大菜，既可以在国宴大餐上让人垂涎三尺，又可以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令人伸筷不已。

湖南人好像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不可思议。

易图境老人，也这么简单。他的“厨具”好像就是齐白石曾经用过的一样，案头上也没有几样菜，除了“老伴种的丝瓜、南瓜”就是“父亲带我去过的荷塘”

（易图境题画语）。大概是生长在湘西和不曾离开过湘西的缘故，比之齐白石似乎更多了一点“原始性”，“野、辣”似乎来得更凶猛，更雄浑，更肆无忌惮——他不曾考虑去卖画而刻意去把画画得甜俗。无丝毫“功利”色彩的审美追求，使得他的画更多的是在“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朴实表达。我们大可不必套用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去为易老的画贴上“中西合璧”、“洋为中用”的标签，有人曾经问及易老是不是对西方绘画有所研究和借鉴，

结果是“实际上易老对西方艺术了解很少，也没有什么画册，对西方艺术并没有什么借鉴。”即便是对本土的前贤，他也是涉足不广，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由明清而上追宋元，由宋元而下探明清”摆出一副渊源有自的学究样。他很简单，最远的老祖宗就是那痴痴癫癫的徐青藤、笑傲长虹的朱若极、冷眼观世的朱耷和他的乡贤土里土气的齐白石。于画理，他也同样不是饱学古今，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和一本《听天阁画谈》成了他探究中



国画精神的基本读物。这与齐白石还真的有点相像——一部《芥子园画谱》和一本《千家诗》。因此，我有如是想，宁精勿滥、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是不是湖南人善学的一个根本法则？

此外，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近二十年来，美术界始终有着这样一个怪现象，那就是一件作品如果不“输入”一点马蒂斯、莫奈的“血色素”和“植入”几张凡·高、毕加索的复制表皮，其身价就注定不高贵，纯正的本民族艺术在有些人的眼里总是被视之为低贱的“血统”。又因其低贱，往往被不屑一顾。舞文弄墨不几日就毫无羞色地自诩为书画大师。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在今天被亵渎、被践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说不不是中国国粹艺术的悲哀。我始终这样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书画家，其作品都是其一生经历、学识、修养、功力、心血的结晶，后之来者，也应该用其一生的精力

◎ 清香满乾坤（左图）

2006年 纸本 180cm × 45cm

◎ 小园一角（右图）

2006年 纸本 180cm × 45cm

去触摸、去研究，浅尝辄止地折腾上三年五载就指望能学到点什么的这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获益的投机心理和懒惰行为无异痴人说梦。

易图境老人的画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应该是亘古不变的法则。湘西地区多民族的文化交融，使得该地区人们的文化艺术审美取向也呈多元化、多层面的格局。不主固常和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民俗仪式表达形式，构成了非湘西莫属的粲如朝晖、媚若晚霞且以鲜红为主色调的缤纷世界。追求生辣色彩或可正是湘西人善吃生辣菜肴的生活写照，而且老少无异、男女无别。反映到绘画艺术上，色彩表现是其主旋律，生辣、强烈、野逸是其基本特色。

易图境老人就是生活这样的色彩环境里，因而他的画总是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张力，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样式和全新的审美体验。



◎ 荷之魂（左图）

2006年 纸本 180cm × 45cm

◎ 秋艳（右图）

2006年 纸本 180cm × 45cm





© 阳光 2006年 纸本 68cm × 136cm

看他的画就知道他这个人很刚正，世俗与他无关，完全是写心。

——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程大利

六十岁以后，他就丢弃了早年熟悉的文人画图式，从民间艺术传统中吸取营养，强调色彩的表现力。他对色彩的运

用和把握能力，在当代国画界是少见的。他的画是中国特色的，是湘西特色的，有楚文化特有的神秘华美，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和道健，同时又保留了文人画的写意精神内涵。

——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民德

易老的画是真正的大师的画，是色彩与墨的交响曲。

——著名山水画家傅二石

易老就是大师，他画的东西就是大师的水平，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只有懂画的人，深刻了解画的人才看得懂。他的



画是从有法到无法，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王国的境界。

这样的大画家，我们在美术界泡了一辈子居然不知道，说明我们孤陋寡闻，也说明对易老的宣传做得不够。

——著名花鸟画画家吴国亭

易老的画使我更感觉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是全人类最鲜艳的花朵，使我更理解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在世界美术之林具有崇高的地位。

——著名美术理论家黄鸿仪

易老的作品总的感觉，表现的是气

势的美、笔力的美、笔墨的美、色彩的美。易老的画蕴藏着很多笔墨语言，色彩的运用方面有很多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这是内聚力。

——著名美术理论家马鸿增



◎ 歌唱这美丽的早晨 2006年 纸本 68cm x 45cm

对易图境先生的绘画艺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著名书法家刘灿明先生在“易图境写意花鸟画学术研讨会”上有过这样的概述：

关键词：现代、传统、生命、创新。

现代：是指易老的作品、大家的感受以及现在的学术研讨会，都充满了现代感。高鸿老师说了，易老认为不仅笔墨要当随时代，色彩也要当随时代，意境也要当随时代，构图也要当随时代。而这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

传统：是说易老的创作来源于传统，他在传统上下了很多功夫，又是科班出身，创作这么好的作品，更多地得益于他早年扎实的传统基础，否则底气不足。可以说，他的每根线条、每个块面，都是有来历的，从有法到无法形成了他自己的法。

生命：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的层面，他的作品完全是对人生的认识，并且把深厚的情感融入到画面，所以看不出是八十五岁老人画的画，而更像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画的画，反映了易老的精神，他的心态是年轻的，同时从他的笔墨中又充分体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

创新：易老选择在“南航”主办学术研讨会，而南航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崇尚创新，这恰好与易老的创新精神可能是一种暗合，同时也激励我们去思考怎样增强这种创新的能力。从传统中打出来，才是一种很强的创新能力，这是一个长期积累、自然而然的过程，他下笔那么大胆、痛快，是包含着对传统厚积后的薄发，易老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很多很多。



◎ 露气 (右上图)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 墨荷 (右下图)

2006年 纸本 68cm × 6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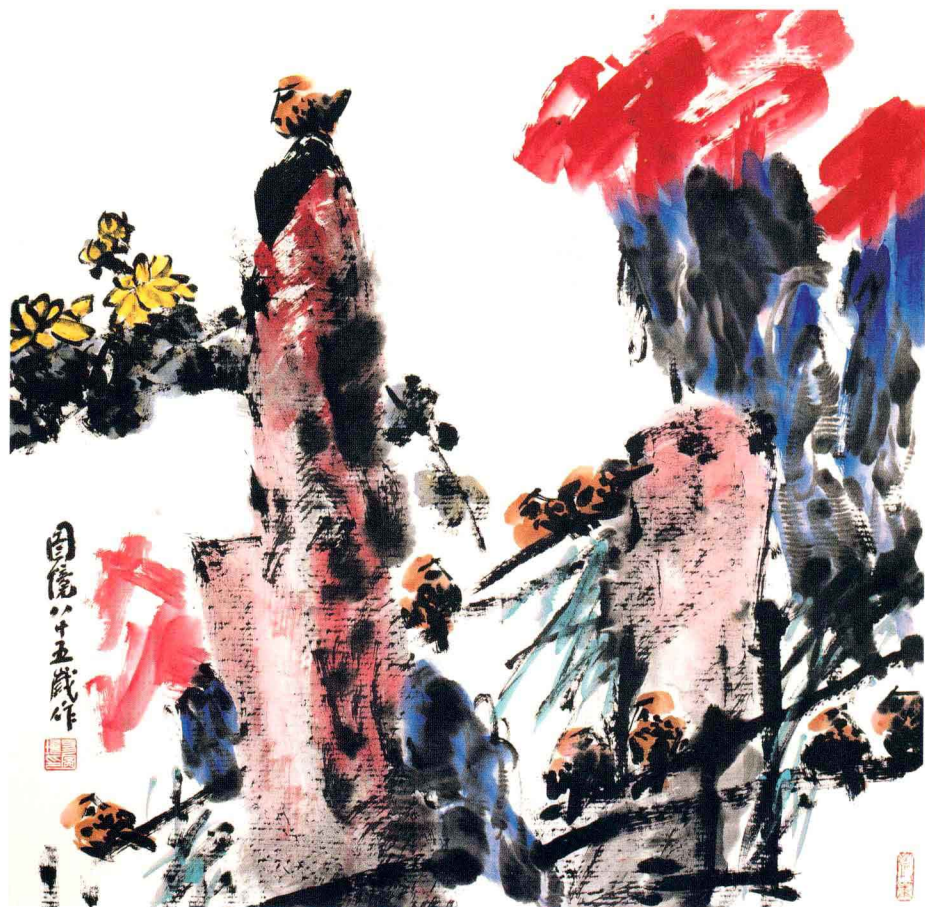


正因为易图境先生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雄厚的传统底蕴、透彻的生命感悟、顽强的创新精神，才得以构成他大境界、大格局、大笔墨、大气象的审美体系和创作理念。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所说的：“他是一个超越。”应该是十分贴切、准确的评价和定位。

验之易老的画作，不管是构图、用笔、用墨、用色乃至署款，他都随心所欲而有别于古人和今人，以至让人们在品读其画时，总觉得那朴实无华的背后有一种不可捉摸的诡秘和调皮，给人以即刻就要跻身稚童行列的强烈欲望和返朴归真的原始冲动。

童心的使然和近乎笨拙的物象布局、色彩构成，总是强烈地吸引着赏者的眼球。少理性的刻意求工反而却多了一点近痴似颠的狂态，这种苦涩、癫癫的画风倒可与徐青藤有异曲同工之妙。同的是他们都敬畏艺术、关爱生命；异的是徐青藤是出于愤恨世俗，而易图境却发于热爱身边的一切。不管他们的异与同，但他们追求的都是艺术的真、善、美和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以期净化人们的心灵。在他们的画作面前，那些混杂在人们心底深处的尘俗、物欲、虚伪、邪念就显得尴尬和苍白了。

读易老的画，总有一种别样的冲动，透过那线条、那色彩的律动，仿佛是在聆听一首浑朴雄强的人类与自然共鸣的交响曲。



◎ 喜日 (左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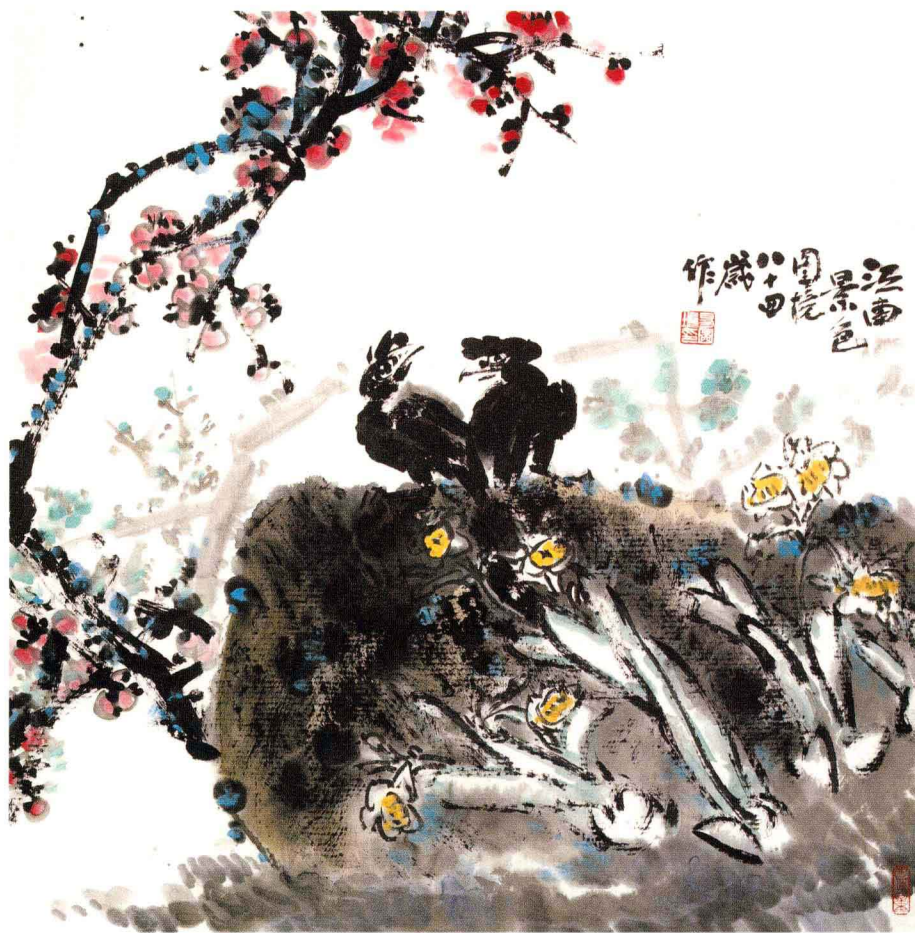
2006年 纸本 68cm × 68cm

◎ 秋艳 (左下图)

2006年 纸本 68cm × 68cm



◎ 朝晖 2005年 纸本 68cm x 45cm



◎ 江南景色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 月下美人 2006年 纸本 68cm × 136cm



◎ 鸟语花香 2005年 纸本 68cm × 68cm



◎ 麻雀的天堂 2006年 纸本 68cm × 136cm